

最近有个小伙上传了段视频，是他在德国超市拍的一个自动削菠萝机器人。广大国内网友看了纷纷留言，大呼“心疼”——不是心疼机器人累死累活没工资，而是不忍直视它手起刀落掐头去尾、左右开弓削皮去芯：“天哪，多少肉都被它削掉了啊！”“我还是背回家自己削吧……”“一半都被它削没了！”“心疼！太浪费了！”“一个大菠萝，它这么削完就没剩啥了！”

削菠萝的机器人

老外研发的机器人，可能性格大条？这要让我们来设计，它别说削菠萝一点儿不给你浪费，削苹果削梨肯定不带薪皮儿的，削柚子削橙子更能削出一堆堆皮和柚子茶，削西瓜也不会损失一点红瓤儿，完了还知道把籽烘成奶油瓜子儿，再把西瓜皮拾掇拾掇，腌一盘开胃小咸菜。

网友们的心疼声，代表了中国人从古到今的一种共识，那就是对食物的珍惜。

我住坎布维尔时，常光顾鱼摊。和老板熟了后，他说：“你是中国人吧？你们也太会料理食物了吧！”作为黑暗料理高手，我嘿嘿一笑，问：何出此言？

老板说：“曾有个中国人住这附近，看我每天收摊时把好多鱼头鱼尾和一大堆刚片完肉的大鱼骨头扔掉，觉得非常可惜，问能不能送他。我说当然可以。我说他大概养了一屋子猫？结果他说他拿回去炖鱼汤，大补。我不信。他就炖好送了一大碗给我。老天爷啊，太好喝了！”

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上海，几乎没啥会被轻易扔掉：春天拌香莴笋，叶子不丢，薄盐腌了，和咸肉

丁做一锅“寒酸饭”；夏天刨的丝瓜皮，绿得掐出水，不扔，边下厨边敷脸；秋天落的桂花，树下用布接着，蜜罐里渍了，配酒酿配糖糕；冬天剥橘子，皮晾到窗台向阳处，满屋清香，说是可以做中药。

传统上海人家，饭碗一定不大，吃多少盛多少，不够再添；不轻易吃“大餐”，那需要特殊日子、得体着装和仪式感；平常都是“小菜”，多用肉丝，经济实惠，荤素搭配；调料也简单，黄酒、酱油、油盐糖几乎撑起所有菜式。请客吃饭量人为出，提前想好菜单，既不怠慢客人，也考虑自己开销，否则搅完浪头，只会落得个“充大肚”的笑柄。

我阿婆老派，炒素不放葱姜，她认为那些属小荤，吃多了，口味越来越重，会食不知味；她不吃辣，却藏了一罐辣椒油，我有次去做客，她在厨房忙活，用筷子伸到罐子里蘸了一丁点，放进锅里：“依欢喜吃辣，我今朝烧只辣蓬蓬的。”然后她品尝了一口：喔哟，辣煞了，辣煞了……

阿婆记得我爱吃的菜，我也记得她关于食物的智慧：干巴了的面包片，用擀面杖压成屑，留着做炸猪扒；吃不完的香葱，一切二，连根的葱白插水罐里继续长，葱叶趁新鲜切碎，冻到冰箱里，煮馄饨煮面随时用；隔夜米饭，放把青菜，就是美味咸泡饭；敲俩鸡蛋，便是喷香蛋炒饭；外出聚餐，勺勺公筷，吃不完的可以打包，大家各自带点回家。

几乎所有中国人从小就会背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这种妇孺皆知的



传统美德，曾一度被遗忘。《秦腔》里的“我”，远大理想就是有朝一日发财了，可以随便铺张浪费，这样才能被人看得起：“等咱有钱了，豆浆买两碗，喝一碗倒一碗”。

据中科院统计，中国每年餐饮食物浪费量约为1700万到1800万吨，相当于3000万到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。生活水平迅速提高，物质条件大大提高，对唾手可得食材，还有惜物之人么？

为此，我特地用百度搜索了一下“吃不完不要扔”，蹦出来近七千万条结果，网友们的集思广益完全把我震惊了。其中有一条：“吃不完的菠萝，头千万不要扔，插土里以后有吃不完的菠萝”。

嗯，这个好。谁以后开发削菠萝的机器人，可千万记得把这个也设计进它的脑子里。

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155周年诞辰。当天一早，孙中山故居庭院中央，先生的铜像前，由上海市政府、市政协、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、民革上海市委和中国福利会等单位敬献的花篮已经庄严陈放，各界人士在先生铜像前肃立并行三鞠躬礼，每年例行的纪念活动又一次简朴隆重地完成了。

然而，与众不同是，今年的瞻仰仪式增添了一个插曲，或者叫尾声吧。就是仪式结束后，在故居的草坪上，各界人士欣赏了一出实景情景剧《握手》。时间不长，只有三十分钟，但内容深刻，形象生动，得到了广泛的肯定与赞许。

舞台就是实景，只是在故居底层的平台上恢复了“莫利爱路29号（今香山路7号）”的门牌，勾起人们对这幢不同寻常的寓所的亲切回顾，一些颇有价值的历史镜头就在此真实地再现了。

首先是人物。孙中山和李大钊这两位国共两党的代表人物，气宇轩昂又朴实亲切地登了台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宋庆龄、廖仲恺和何香凝陪伴在先生身边，显示了国民党

左派的力量。而廖、何的一对儿女梦醒和承志虽然还在青年，也已意气风发，成了当年追求革命的有生力量。这些剧中人，从外部造型到内在素质，演出者都花了不少功夫，既符合历史真实，也融注着当今的时代气息。

其次是剧情。演出者敏锐地抓住1922年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

喜看实景情景剧

过传忠

形成三大政策、改造国民党、重新思考革命方向，从而酝酿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背景，刻画了两位历史巨人会晤、交谈，终于把手紧紧握在一起的重要历史镜头。这一场景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气节，也显示了孙中山先生“爱国、革命、不断进步”的可贵精神。

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剧中人物的台词。演出者严肃认真地创作和推敲，甚至从历史人物的著作中去寻找历史的声音。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，不只是台词，更是经住了时代淘洗的古古长存的历史的声音，具有重大的教育价值和震撼力量。

剧中还设计了一些颇有情趣的

七夕会

插曲和细节，尤其是隔壁邻居为大钊先生制衣的表演，还穿插了“中山装”由来的典故。至于前后两次利用故居楼上窗口与下面演出呼应的设计，不但别开生面，也更体现了实景的特色，真是动了脑筋。

演出是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和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及“红途”平台合作奉献的，并由孙中山宋庆龄物业管理委员会主办。这样做保证了演出的学术价值和政治质量，而邀请汪天云、戴平等戏剧界人士担任指导，又使“实验舞台剧”的探索有了方向。

上海这座历史名城，像孙中山故居这样的纪念地比比皆是。记得龙华烈士陵园，“一大”会址、鲁迅纪念馆和陈云纪念馆都有过一些演出活动。早几年罗店地区还创作演出过以当地“八一三”抗战历史为内容的音舞诗剧《血色丰碑》，受到了好评。可惜的是，这些演出还比较零碎，未形成体系，也未得到充分重视。建议方方面面可以继续“实景”上作文章，把“情景剧”这一类型的演出再推进一步，以充分发挥它们的宣传作用，也为专业和业余的戏剧演出拓宽更多的渠道。

时尚



辛丑纳福 (剪纸) 奚小琴作

也是用了两个拟音字。我想，可能还是用“拉耙”两个字比较好，“拉”就是沪语“抓、搔”的用语，“耙”或者就是《西游记》里天蓬元帅“猪八戒”的那柄九齿钉耙耙的东西，与“不求人”有几分相似，因相似而连类称之了吧。

平日翻阅古籍，可以知道“不求人”还有一个古雅的名称叫作“如意”。搔痒不是容易事。搔不到痒处，实可以越搔越痒，心里难受；但搔到了痒处却是用力过猛，又容易转痒为痛了。过犹不及，只有恰到好处，那才算“解恨”，称之为“如意”，实没有一点夸张不实之处。

“如意”两字之所以给人古雅的感觉，完全是因为，一个是佛具里面有一种也叫做“如意”；另一个是后来中国文化里面把云头、灵芝形的玉如意视作高贵的吉祥物。

其实，作为佛具的“如意”最初也是很实在的，“盖讲僧尚执之，私记节文祝辞于柄，以备忽忘。手执目对，如人之意”。至于作为吉祥之物的玉如意，最初当然也是代表了祈求平安幸福的那一点人人心里都有的愿望，但如果一味地“争豪竞奢”，以为越是名贵的便越是有福分，那倒还不如“手所不到，用以搔抓”的“如意”，来得更为“如人之意”，舒适而且心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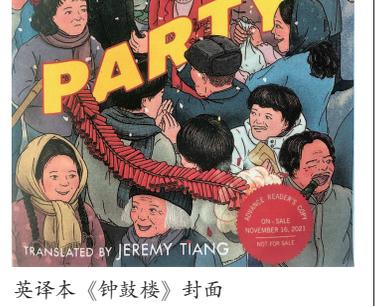
刘心武先生的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首刊于《当代》杂志1984年第五、六期，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，同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。目前《钟鼓楼》在国内（包括香港、台湾）有16种版本，属于长销书，每年都会增印。2019年被列入《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》。1993年日本恒文社出版了日译本《北京下町物语》。

2017年美国AMA-ZON CROSSING（亚马逊穿越出版社）选中译林出版社《刘心武文粹》第一卷《钟鼓楼》，其编辑总监来北京与刘心武会晤，从刘心武处获得英译许可，翻译者JEREMY YANG翻译了三年，2021年春天宣布出版，在亚马逊网上预售。

夏天刘心武先生得到美国递来的样书，英译名为《WEDDING PARTY》（《婚礼派对》）。翻译后将书名改为俄语种读者易于接受的书名，是普遍做法，如英国狄更斯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曾中译为《块肉余生述》。《WEDDING PARTY》自2021年11月16日起正式全球发售，有平装、精装、电子书几种样式。

总部位于芝加哥，由美国图书馆协会于1905年创刊的《书单》杂志，目的在于协助全美图书馆和一般读者选购好书，是美国历史最悠久、也最具权威性的书评刊物，2021年10月1日那期刊登一篇关于《婚礼派对》的评论写到：“在这部有趣的小说中，大量的人物在1982年为一场邻里婚礼做准备……杰出的中国作家刘在这些古怪而滑稽的人物之间跳跃，同时描绘了中国‘文化大革命’的遗留影响，并探索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人类历史和命运的融合。”

1933年3月在纽约创刊的《Kirkus Reviews》（《柯克斯评论》）给予了《WEDDING PARTY》星级评价。2021年10月15日出版的该刊这样评论：这部作品讲述了1982年12月一天12个小时的故事，讲述了一场工人阶级婚礼的方方面面，从最后的准备到最后的告别，同时讲述了举办婚礼的北京大楼里的居民之间相互交织的故事。这部小说充满了中国历史文化，1982年生活的细节（包括建筑、食物和服装），对时间的哲学思考，以及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。如



同狄更斯笔下，每个人都经历了一场私人戏剧……小说的核心是安静、热情、能干的厨师喜纯，他的厨艺从不懈怠，从不忽视自己和他人的个性。小说是‘文化大革命’后，对北京日常生活的深刻沉浸。

1872年创刊的美国《出版人周刊》（被西方誉为“图书界的圣经”），也给了《WEDDING PARTY》一个明星评论：小说作家和散文家刘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国首演，集中在1982年12月的一天，以及北京一个历史住宅的居民。迷信的薛阿姨，痴迷于保持面子，正在和她丈夫安排一场婚礼，为他们的小儿子纪跃和他的新娘秀妮。随着纪跃那可笑的朋友卢宝桑喝醉了，挑衅才华

横溢但出身低微的厨师路喜纯，紧张气氛加剧。长期受苦但尽职尽责的媳妇昭英试图让事情顺利地进行，即使她的丈夫来晚了。宾客和邻居整天穿梭，作者做了出色的工作，展开每个角色的内心生活，以及其他居民的背后故事和动机。例如，有些人觉得很奇怪，路喜纯拒绝了一个免费的茶壶（令人心痛的原因稍后会揭晓）……刘无缝地将这一切融入叙事中。这种对过去的一瞥，于读者是一种享受。

10月12日在切尔滕纳姆文学节讨论会上，译者谈到了这本书的翻译过程，主持人罗西·戈德史密斯热情地向观众推荐了这本书。

无论如何，《钟鼓楼》英译本由亚马逊穿越出版社出版并在全球销售，前期宣传就获得上述好评，可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国门，向英语阅读圈的读者讲述中国故事，引起关注的又一例证。

天气渐渐转凉了，身上的衣服也加厚了。不过，走路走急了，干活干多了，却还是容易出汗。那时候，往往背上就有点儿发痒。但衣服厚，手抬不高，伸不进衣服里，解不了痒。这便自然地想到了各家各户都备在那里的用来搔痒的“不求人”。

钱锺书先生的笔记里，惯于记录那些有生活趣味的东西，“不求人”也是其中之一。他录南宋王十朋《梅溪后集》卷八中的一首《不求人》的诗，曰：“牙为指爪木为身，挠痒工夫似有神。老病不能亲把握，不求人又却求人。”并在按语中又引出他“记忆库”里的不少“链接”，比如梁山舟《频罗庵遗集》卷七有《不求人铭》云：“不求人，却求人。求尔尔无知，还凭我自己。”又集《四书》云：“今有无名之指，屈而不信（信，伸也）。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老者安之，乞人不屑也。”

这是集了《四书》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中四处的句子，移用到“不求人”的身上，却是那样地贴切。

钱先生对于这样的文雅“玩笑”最是有兴趣，忍不住批了两字：“尤妙”。那兴致盎然的样子，可以想见。

这个搔痒的东西，我直接从周围亲

朋口中听来的叫法，那是另外两种：一为“老头乐”，我那自小在北方长大的老丈人习惯这样称谓。这种叫法也有趣味，大约老年人皮肤较为干燥，背上容易发痒，而手又不比年轻人灵活了，借了这个抓痒的工具来聊且过过瘾，那真是特别的一乐。

不过，看上面锺书先生引用的

不求人·老头乐·如意与“拉耙”

李荣

王十朋的诗，其中“老病不能亲把握，不求人又却求人”这两句，是说老弱得连个“不求人”也拿捏不住，只能把“不求人”再交到别人手里，“求人”解痒了。那么，“老头乐”到了最后，又有点“乐不尽兴”了。

另一种叫法是从自小生活在一起的祖父母那里听来的，应该是上海本地的方言。自己小时候常常有点“作”，背上痒就立时三刻要老人伸手“搔搔伊”，老人一时顾不上，便会拿过那个搔痒的工具说：“用拉耙自己搔搔。”这个“拉耙”是根据听来的方言（la buo）拟写的，到底可用哪两个字，没有把握。问了不少人，也没有结果，后来微信问了原来嘉定博物馆的嘉定历史民俗专家陶老先生，没过几分钟，陶老便“回了信”：对的，嘉定方言就称“拉波”。当然，陶老



边看边聊